

書叢藝文叢收

信 封 一

著文 葛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821
4400₁



書 叢 藝 文 禮 收

信 封 一

著 文

葛

編 主 會 員 委 輯 編 書 叢 藝 文 禮 收

〔書號〕8147〔頁數〕78頁〔定價〕3200元〔冊數〕1—10000冊

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• 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 •

價：3200元

目 錄

一封 信	一
離 婚	一四
張五 嫂	二四
刨 樹 根 的 人	四
記 老 崔	四
新 娘	五
編 劇	六
吵 架	七

一封 信

離開火車站三里路遠，有一個村子叫楊樹莊。莊子北頭有三間嶄新的房子：白木框門窗、白泥牆，雪白的窗紙上，貼着一對鮮紅的張嘴大石榴的窗花。這門窗，坐北朝南開。冬天，一天到晚都在太陽地裏曬暖暖。凡是跟這路過的人，總不免指着這房子，誇讚主人幾句：『這幾年這老漢可鬧好啦。真是：說他個新人新馬新天地，一點不差。』而另一個人一定答說：『嘿！種瓜得瓜、種豆得豆麼，老漢苦心下的不小，該有這收穫。』

於是老漢抗日鬥爭的事，便被人們當作古話似地傳說着。凡是提到他那抗日的事，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說：『好骨氣，好骨氣！』可是一提到老漢這人，意見就分成

兩叉。有人就說：『抗日就抗日唄，一天假搭拉個臉，倒門着個門，辦喪事似的！』另外一部分人，這樣反駁着：『難道說還大開着門歡迎你的仇人，哼！就得給他個閉門羹！』

實在，日本人和國民黨在時，老漢總是倒門着門。有一天，一個鄰居來敲他的門，敲了半天，老漢拖、拖、拖地出來了，隔着門盤問了他個够：問他是從那來的？做什麼？然後噹哪一聲門開了。

『啊呀！你這那是個莊戶主，簡直是……咳，是堡壘！』鄰居朝門上觀察了一遍說。

老漢不答腔，拖、拖、拖地領着鄰居進屋來了。鄰居一看，屋裏黑洞洞的，窗戶上蒙着一塊黑布。倆人坐坐，很坐了一陣子，張張嘴倆人都沒的說，都很難受，就這樣老漢又把鄰居送了出來。門嘩啦啦噹哪噹哪下了鎖。

跟這往後，街坊四鄰沒事不去打老漢的門。而老漢也就天天在家裏掩護八路軍和革命幹部。

悶氣的日子過去了。

有一年，春天的一天。老漢接到一封信：『這是那來的？』看看它認不得，於是他顫顫抖抖地來地找小學教員。他聽着、哭着、笑着，鼻涕唾沫抹了一臉，雙手發抖，回家來，拉了三次栓才把大門打開。掃帚掃在地上，就像掃着自己心上的悶氣，不大會，門裏門外，掃的光光淨淨，連根柴禾棍也沒有，人看見心裏也輕巧。老漢直起腰來，深深地噴了一口氣，瞅着活蹦亂跳過來的孩子們：

『來，齊站過來，好好給爺爺扭一個！』然而孩子們不聽他指揮，孩子們到處喊着：

『解放軍反攻啦，過了黃河啦！』

孩子們不聽話，老漢沒法，但又在家裏坐不住，便隨着人們跑到鐵道邊上看火車。火車一列一列南去，上邊排行站着汽車，汽車上坐着解放軍。還有大炮，這炮車在汽車路上跑時，要用八個騾子拉着。還有各式槍、彈藥、紅旗，紅旗抖着風，就好像是老鷹大展翅。來看的人們一下子高興得心都飛起來了，就在鐵路邊上扭起秧歌舞

來。老漢把糞筐子一扔，邁着大步，咚、咚扭起來，還不斷細聲細氣的哼着，逗的人們直樂，便朝着他說：

『大伯！你老年青了十年。』

『十年？我這才從頭活呀。嘿！人有歡喜精神爽，你們看這會的天下，多樂哈。吃飯喝水橫豎不窩聲的難受啦！』

哪知跟這不到兩年，事情又有了大的變化。

老漢在火車站上聽得人嚷嚷『抗什麼煤……』細聽才知是『抗美』。老漢沒有聽得清個底細，可是已經上火了，總不外是又來了什麼外國仇人，這叫人立時惱怒。

『咳！咳！』老漢咳咳着，回到村裏時，天已經黑呼呼的了。這莊子往日分明燈蠟燭，今天是這家那家偶爾點個小燈，又沒月光，走着走着就碰到尖石頭上去了。

『咳！真你媽不長眼，也不說一聲。』老漢這樣罵着石頭，用糞叉子摸着道，糞叉子磕碰着石頭，叮噹、叮噹。憑這聲音，老漢分辨着道路。一會摸進小學校裏來了。

村小學和往常不一樣，異常安靜和嚴肅。聽講的衆人悄悄的，站在台上的小學教員，也不像平常那麼喜笑顏開地報告『消息』。他講話時腦袋一點一點，就好像是給人們打氣。一會，人們都氣鼓囊囊的了。有的喊叫，有的挽袖子，有的在碰頭出主意。在這些人們看來，老漢站在那裏，一無表示，好像事情與他無關；但是，老漢的臉上，皺紋頻頻抽動，雙手發顫，攢在手裏的糞叉子滑到地上了。

老漢急急忙忙地離開衆人，回到自己家裏來。

跟着進家來的是長海媳婦。媳婦抱着睡在懷裏的小子，氣喘呼呼地走的挺快，舉起手來，剛要去推屋門，但，忽然站住了。

『誰們說話呢？爲啥不點亮燈？』

『依我看，一個巴掌拍不響，兩家都怨……去，不干咱的事……』嘟嘟囔囔是老漢的聲音。

『唉！那工夫住的屋子漏星漏月，飢一頓，飽一頓，這不用說，一家子喪了命，留下長海這根苗……』外邊媳婦聽着答話的還是老漢。又聽了一陣，還是老漢的聲

音。『準是又在嚟叨什麼心事？』媳婦這麼猜疑着，就蹬蹬進了屋。摸到炕邊，放平小子，又從口袋裏摸出根洋火，點亮了燈。

燈光恍恍惚惚。燈光裏媳婦看見公公彎着腰坐在椅子上，一隻手扶着頭抵在桌子上，另一隻手捉着煙袋。

『你老一天那去咧？也不回來吃飯，鍋裏還給你老溫着飯哪！』

老漢不答腔，歪着臉，看也不看媳婦一眼。媳婦看這架勢，覺着不對勁，手腳也沒處擱放了。思謀着公公平常愛聽國家大事，人挺進步。就說說這個題目吧。

『你老聽說沒有？天底下有這等稀罕事。南北朝鮮打仗，本來是自己國的事，可是美國鬼子隔着十萬八千里，硬趕來……朝鮮人民都到前綫去了，和咱抗戰那會一樣樣。』

『真，年輕人，百事不懂，那有什麼稀罕的，原本美國鬼子就和日本鬼子一個祖宗。』

『美國就是爲了佔中國才打朝鮮呢！』媳婦又加上一句。

『估中國？你當這一年的中國還是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中國哪？它有本事它就來。』

媳婦聽着公公這話頭話尾，氣勁挺大，連問幾聲吃飯不？老漢是頭也不抬，理也不理。便抱着小子回屋睡覺去了。

年輕人，心裏存不住事，翻過來轉過去合不上眼。教員的話老在腦子裏打轉轉：美帝國主義這樣橫不講理，既然它一勁往咱家門打，那咱就這麼坐着等它來？『該死的，挨刀鬼，終究得和日本鬼子走一條道。』她這樣肯定着自己的信念。她想着、想着，於是看見了一個挺胸持槍的小夥子，滿面紅光，飛快地向着敵人衝鋒，後邊的小夥子一個接一個地跑上去……這領頭的就是長海。他參軍六年啦，去年忽然回來了。他胸襟上挂着金牌子、銀牌子。『啥物件？』衆人都圍着看，摸那物件。老漢翹着鬍子跟人們說：『獎狀，英雄獎！』他在家住了三天，村子裏烘火了三天，後來就又回到隊伍上了。

媳婦合不上眼，她清清楚楚地聽到隔牆老漢拖、拖地脚步聲響，煙袋鍋子磕在炕

邊上，『巴、巴、巴』振得樑柱都似乎搖幌了。

『有什麼心事？無非不滿意我，人老了就該有個老伴，伺候的也周到……』

『凡是俺家裏的人……』外邊老漢咕咕囔囔。

媳婦用心地聽，把短髮壓到耳朵後頭，還是聽不真，於是慢慢坐起來，披上襖，屏住氣，這才聽真了：

『凡是俺家裏人不能忘本——這是大事，不能不管。』外邊拖拖拉拉的脚步聲。

『唉！大小子抗日犧牲啦，這就別提了。剩下個長海，還是什麼殺敵英雄哪，空掛那麼些牌牌，依我這老腦筋看，是個狗熊……哩哩！』老漢低聲地笑着，又連連嘆氣：

『說他是狗熊不對——可到這節骨眼上，毛主席不放話，你就不會要求嗎？你就不想想你爹、你媳婦、你小子，這美美的光景跟那來的？一句話，整個啥心眼子……』

『噢！原來老漢心事在這上頭。……』媳婦輕輕地吐了一口氣，又捂着嘴低低笑了一陣子，這才躺下。

第二天，一大清早，老漢出了門，既沒拿糞筐和糞叉，也沒留句話。

一個人，散披着一件黑山羊皮襖，拖、拖地順着大道走。

大道上，人來人往，忙着趕集上店。推車子的、挑擔子的，盡是些冬季貨色。什麼煤啦、山藥啦、花生啦、棉花、布啦。可是你聽吧，人們嘴裏說的都不干這一行。他說美國人太不講理，他就說咱中國應該自動去跟它幹。

老漢獨個趕自己的路，嘴裏嚶嚶叨叨。可是當歇路的人們吵嚷得最兇的時候，他也偶爾停住脚步，臉冲着太陽取暖，心裏記他們的話。聽着聽着不耐煩地甩開袖子走了，自己咕嚕着：

『毯，光吵吵頂啥事，使不上勁白使不上勁，把你兒子動員去，把你那棉花、布捐上兩綑子……』一個人咕嚕着，不覺來到集上。集上人擠人、車碰車，一片嘈雜聲。然而這些，老漢看也看不見，聽也不愛聽。

『大伯，急急忙忙的，買貨？賣貨？』誰扯住老漢的袖子，他楞了一下，定了定神，這才認出是從前和長海一塊打過游擊戰的長小，忙着說：

『長小，你這孩子，你做啥？我不買也不賣，買個信紙信封……』

『俺們賣點花生，捐助朝鮮弟兄——大伯！你記得打日本那工夫，咱家裏不是住過個朝鮮弟兄養傷嗎？』

『嘿、噫，我給你長海哥打封信，他這孩子太傻心眼子……』

老漢轉游了半天，還沒有走出幾步，儘是碰上一疙瘩一塊的人。

『咳！真你媽，擋着道，盡誤大事。』仰頭一看，人圈裏圍着一個人，正在比劃着講：『朝鮮一個俊閨女，她爹媽都被美國鬼子槍挑了。這孩子就去參加了游擊隊，抱着個雷，爬到美國坦克車上，揭開王八蓋子。……』『知道、知道，這和咱中國人打日本鬼子一個樣。』老漢急急忙忙，人圈裏轉來轉去，東聽一段，西聽一段，越聽越心焦，趕緊買了信紙信封，邊走邊感嘆着：

『了不起，了不起，那麼大點國家，竟把美國打的……咳，你看看吧！壞人不長壽。』

心裏有事，做活不覺累，走路不覺長。老漢回到村裏，天剛晌午。初冬的農村，一片溫暖平和的空氣。場角裏小花牛擠着大牛吃奶，圍着碾盤一羣鷄，黑的、白的，

扒開着糠土，而紅公鷄却高傲地高站在碾轆轤上，一聲一聲高唱着。幾個老婆婆在太陽地裏哄娃子。老漢抽了抽鼻子，聞着這氣息，看着這景色，立刻升起了一股對家鄉的熱愛，好像以前沒有這麼愛過自己的家。

『萬不能說等他進來了咱再打，那就遲了，該下手就得下手……』

老漢拐進了村小學。學校裏已經散了課，教員咕嚕咕嚕正在吃飯，吃的滿頭大汗。

『啊呀！趕巧了，白麵條子。』老漢朝鍋裏望了望，鍋裏咕嚕咕嚕，細柳柳麵條，旋旋轉着。

『來！大伯，吃上一碗。』教員說着就去盛。

『不，如今你大伯，可不是那二年吃糠嚙菜的大伯了，咱家地裏收下那麼多麥子，還不吃等着叫美國鬼子吃嗎？』老漢坐下說：『哼！他倒想的能，他做夢也別想到咱中國來。有血性的人早給咱擋上大門了。就是長海這孩子傻，沒出息，在外頭光圖個烘火……』

「這是怎說的？」教員摸不着老漢的心思，乾端着碗吃不進麵。

「這不是，我這買了信紙信封，你替我給他打封書子，就說我叫他趕快去打美國鬼子……」

「咳！大伯，不提長海我倒忘了，這不、今早郵差送來他給你老的一封掛號信……」教員放下碗，從牆上紙糊的信兜裏，抽出一封蓋黑郵戳的信來。

「你快念念，看他怎麼說？我這睜眼睛，老沒用。……」老漢坐着聽，教員站着念。念一句，老漢一點頭，眼睛從沒離開過教員的臉。他聽着，眉心擰起的疙瘩慢慢地舒展開來。但，老漢猛地站起，近前一步，大聲地說：

「這句怎麼說？你再給大伯念念。」

「他說：他們全軍發誓：『不光過去抗日，解放戰爭時稱英雄，而且還要在以後抗美衛國的前綫上爭英雄，英雄加英雄……』還說他們軍裏，有好些個青年小夥子，自動組織了一個志願隊，要馬上出動，援助朝鮮弟兄。……」

「噢！這就是了，這才不愧爲毛主席的戰士。嘿！你說說，這美國鬼子橫不講理